PL Hsieh, Fang-te
1271 Wen chang kuei fang
H753
1882

Ea

CALL NO: PL 1271 H753 1882

AUTHOR: Hsieh,

TITLE: Wen chang kuei x fang

EAS

VOL:

PL
1271
H753
1882

LIBRARY
NOV 7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四庫全書目錄載文章軌範七卷提要
宋謝枋得編枋得有疊山集已著錄是集所錄漢晉
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而韓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
元歐陽修之文各五蘇洵之文四蘇軾之文十二其
餘諸葛亮陶潛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覯李格非辛
棄疾人各一篇而已前二卷題曰放膽文後五卷題
曰小心文各有批註圈點其六卷岳陽樓記一篇七
卷祭田横文上梅直講書三槐堂銘表忠觀碑後赤

壁賦阿房宮賦送李愿歸盤谷序七篇皆有圈點而無批註蓋偶無獨見卽不塡綴以塞白猶古人渲實之意其前出師表歸去來辭乃併圈點亦無之則似有所寓意其門人王淵濟跋謂漢丞相晉處士之大義淸節乃枋得所深致意非弁附會也前有王守仁序稱爲當時舉業而作然凡所標舉動中窾會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舊本以王侯將相有種乎七字分標七卷近刻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易之觀第

三卷批有先熟侯王兩集之語則此本爲枋得原題

近刻乃以意改竄之雖無關大義亦足見坊刻之好

改古書不可據爲典要也

文章軌範王陽明先生原敘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塲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

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飾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

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埽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美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

疊山先生文章軌範目錄

卷一　放膽文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代張籍與浙東書　韓文公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答陳商書　韓文公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原毁　韓文公

卷二放膽文

爭臣論　韓文公
諱辯　韓文公
桐葉封弟辯　柳柳州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晉文公守原議　柳柳州
朋黨論　歐陽公
縱因論　歐陽公

春秋論　歐陽公

卷三小心文

管仲論　蘇老泉

高祖論　蘇老泉

春秋論　蘇老泉

范增論　蘇東坡

鼂錯論　蘇東坡

留侯論　蘇東坡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荀卿論　蘇東坡

卷四小心文
原道　韓文公
與孟簡尚書書　韓文公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韓文公潮州廟碑　蘇東坡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卷五 小心文

師說　韓文公
獲麟解　韓文公
雜說上　韓文公
雜說下　韓文公
送薛存義序　柳柳州

送董邵南序　韓文公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答李秀才序　韓文公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讀李翺文　歐陽公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卷六小心文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柳子厚墓誌節文　韓文公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書箕子廟碑陰節文　柳柳州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跋紹興親征詔草　辛稼軒
袁州學記　李太伯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卷七小心文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三槐堂記　蘇東坡
表忠觀碑　蘇東坡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後赤壁賦　蘇東坡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歸去來辭　陶靖節
疊山先生却聘書附後

謝疊山先生文章軌範卷一

放膽文一

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之文本于義禮老于世事合于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胷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韓公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在高處立要在平處行要在闊處坐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不害為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為小人高才多戚戚之憂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謂高矣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此輕）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隱然許于公）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此重）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隱然自任）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

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于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

文婉曲有味

婉曲有味

豈愈所謂其人哉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于左右獲禮于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

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婉曲有味）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于常人閤下將求之而（文婉曲有味）未得與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閤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婉曲有味）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結得健）

恐懼再拜○

請自隗始

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己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此一段連下九箇皆己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讀者但見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
愈聞周公之輔相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
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己舉用（九字句）姦
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己除去（十二字句）四海皆己無虞（六字句）九夷八
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己賓貢（十五字句）天災時變昆蟲草木
之妖皆己銷息（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
己修理（十七字句）風俗皆己敦厚（六字句）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十七字句）

連下三箇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讀者但見其精明

此一轉有筆力巧在虛字斡旋

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句）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豈復有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

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力添不衰二字句法更奇

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

本是九箇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今添兩箇豈盡字亦巧

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

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婉曲有法）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閤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此句十字）必載質然所以重于自進者以其于周不可則去之

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

此一轉尤高占地步

此一段尤占地步

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下恐字安頓是懼二字在末句法奇而健

魯于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此句八字 此句十五字 章法第三）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句變文得法）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只二句結上）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自身好筆力）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懼無已愈再拜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于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已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

（起句遒不凡不弱）

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于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于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于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一轉）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于俗輩不當廢于（此二轉巧）行古人之道者澥水東七州（二轉）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此二轉又巧）

不盲也。當今盲于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于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于門耶。籍又善于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于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

（三轉）（句健）（此二轉妙）

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句法妙）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結得妙）慚靦載拜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用事）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變化　當○如、此）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

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幹轉得婉曲可法

之擇于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强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于上爲上者不得怨于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

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二章詞大○直兩句救得好）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幸于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八字句）。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于愈如是也。（九字句）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十五字句）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十字句）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

連下五箇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

又連下三箇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

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妙絕

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

○此執事之厚于故舊如此（九字句）○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十一字句）○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于富貴之人如此（十三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于執事之門無悔（十四字句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截斷有氣力）○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于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于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于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

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

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此族事之人于故舊如此及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與此韓愈之不肯屈于富貴之人與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與世之于韓愈之門無也若使韓愈行而入之至則而竟言不敢議其謹首所

屈于己天下之人聞韓愈之于愈如此皆曰韓愈之用韓愈其道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韓事不以道

韓愈言欲恐惶再拜。是韓曰愛于金之賜一歲九遷其

道其所以不足者其心不錄其罪察其得而厚仁求

邁下五箇如此字筆致短錯綜凡四變此法也

又遞下三箇如此字短錯綜此益快也

前段說詳此一段只六句變換後調妙絕

愛人之深莫要人之不同此愈以愛知己故曰士窮知己者又兩句下得妙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愈再拜愈之獲見于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頓挫）（句法）位益尊伺候于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于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

無愈之迹矣

陳止齋作論雙關文法皆本于此。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于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

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

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于閣下者曰有觀溺于水而爇于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足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爾若所謂

此卽賈誼云非天之所
為人之所設也

此書譬喻格從孟子來

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爾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
時宰相薦聞倘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
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倘得自舉
判官無閒于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 字法
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于盜或舉于管庫今 句法
布衣雖賤猶足以方于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
少垂憐焉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品彙之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

譬喻應宏詞科

曠塗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于衆也且曰爛死于沙泥吾寧樂之若俯首帖耳搖尾而

一篇皆是譬喩只一句
愈今者實類於是收拾
此文法最妙

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類于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荅陳商書

韓文公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

譬喻學孟子

也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

文婉曲有味

其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齊也

今舉進士于此世求利祿行道于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與文雖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文婉曲有味）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于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裘葛是衣不說出衣字
來
看他說衣食二字變化
句法甚奇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于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
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
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
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
四字句 五字句 六字句
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
二句長以二句合爲一句 二句
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

如此設譬喻作句法文勢有頓挫有起伏便有波瀾

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懈怠軟弱無一字懈怠軟弱

看他粧撰大夫從事賓主問答之言如此巧

短

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于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强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于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

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一句人皆能之今添决去就三字句法更奇

此一章句法長短不齊文有頓挫好章法

來往晨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决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十字句）味于詔言（五字句）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此二句是左傳句法）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于是東都之

○○此○二○句○結○得○絕○妙○有○萬○鈞○筆○力○　○　○

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夫儒者之于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懷也若築

河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水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于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鷙鳥舉而

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人看破全是學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

王良造父 古之善御者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句新奇）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

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峯巒文法之妙

以溫生爲才于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于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鎭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

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于朝
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
也。愈縻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
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生既至。拜公于軍
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
怨于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
其意而序之。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輛道傍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日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

外送者幾人車幾輛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
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
蹤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
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
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于
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
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
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

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坵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所謂鄉先生沒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

疏廣辭位 見前漢書疏廣傳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于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于其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室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

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不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于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

汨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此轉妙）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此序奇詭放蕩學莊子文文雖學莊子又無一句蹈襲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于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

尊中國得體

尊中國得體

匆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入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眞知（只語此一段）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

原毀

韓文公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

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己者重以周乎其于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
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
然惟懼其人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
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
足矣是不亦待于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

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于爲善廉故自
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
得而止矣是不亦待于己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
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
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
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
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

○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
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于衆曰某良士某
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
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
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于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
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
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于言
懦者必說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道高而毀來○嗚

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託他人之言辭摹寫世俗之情狀熟于此必能作論

謝疊山先生文章軌範卷二

放膽文 二

辨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鋩然氣力雄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强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于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爭臣論　韓文公

乎哉二字連下乃疑詞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

薰字從孟子炙字變化來

居于位五年矣便含不諫意

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恆其德貞夫子凶以貶之

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爲法

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

喜

榮字變爲華○無喜色○變○爲○不色

第一段用前言結變

直貶

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之六二象曰終無尤也

此三句上異下同學孟子文法

此三句上同下異學孟子文法

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應無用匪躬）（應王臣不事）（二字句）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爲不（六字句）（四字句）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二字）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五字）（三字）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貶得婉）（第二段）

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

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此兩句○是孟子說）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第三段○問○得○婉○）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貶○得○婉○）而如此其可乎哉（第四段）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

者惡爲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

緊要重復提掇得醒學
史記檀弓文法

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第五段

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

前五段攻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

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有權衡）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

假或人之辭以攻己其言甚峻此文法最高

入來攻擊者甚急看他分解得好

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一箇善人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不怨

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箇好人如何扺沒得好處○此末句結得絕妙蘇東坡

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說陽子）未得位則思（說自身）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

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

將不得爲善人乎

二句設疑問之不直說破不犯諱此章法也

諱辨

韓文公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

又設疑問之不直說破甚妙

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甚妙
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與周
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
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
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
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
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

此一轉最高駡得時人
諱嫌名者太毒

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又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曾參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周公孔子曾參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于

設疑問

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一篇辨明理强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此辨文法、從孟子來

周公作詩不諱文王名昌詩曰克昌厥後孔子不偏二名孔子母名徵在有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如衛桓公名完曾參不諱昔如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滸勢秉機滸近太祖

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機近元宗
廟諱○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宗名昞元宗
名隆基

諭及機

以諭爲近代宗廟諱
以機爲近元宗廟諱

一節是正理正論開二段說難辯

二節入難

桐葉封弟辯

柳柳州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叔虞也）（史記晉世家文）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于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以上爲一節）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以上爲二節）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

四節一轉尤妙破得好

此一段是正理

此一結尤高

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于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以上爲三節）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以上爲四節）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以上爲五節）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以上爲六節）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䟫䟫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以上爲七節此一結尤高）

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著意無一句懈怠亦子厚之文得意者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于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

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
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
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
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
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內庭外
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
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

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

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沈沒且亂

雖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于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乃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

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辨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辨亦理勝也

晉文公守原議

柳柳州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勃鞮宦官以畀趙衰賢臣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

宏恭石顯二人漢宣帝時宦官

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僖公二十五年）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秦孝公宦官）得以相衛鞅（商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此指文公）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況問與舉又兩失之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也

朋黨論 在諫院進 歐陽公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

此三句是一篇主意

此轉最妙

初說小人無朋又生偽朋二字尤妙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善也和也）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爲之魁

前乎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儒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

朱全忠時盡殺黨人於白馬驛

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張角在桓靈獻三朝)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淸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

天子看到此三句豈不感悟

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淸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只二句結絕妙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

漢元帝二年。宏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

○黨請召致廷尉上初立不省廷尉爲獄也可其奏○後赦望之欲倚以爲相恭顯復白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頗詘望之于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遂飲鴆自殺

○漢桓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牢修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逮捕下黃門獄北寺獄所引二百餘人禁錮終身又儒學有行義者宦官皆指爲朋人死徙廢

○禁又六七百人○賓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王孝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

也。

唐昭宗天佑三年。貶裴樞崔遠獨孤損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一空。

禹稷契臯陶垂殳斨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四岳九官十二牧。總二十二人。

縱囚論

歐陽公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加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

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功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

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文有氣力有光餤熟讀之可發人才氣善于立論

春秋論　　歐陽公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于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謂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

則其後須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于與

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
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
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
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
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
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
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

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
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
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
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
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
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
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
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

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于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弒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夬不書曰弒君孔子書弒君則止夬非不嘗藥

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

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爲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

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蹟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于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皋左傳謂趙穿弑靈公趙盾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故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

左傳又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

謝疊山先生文章軌範卷之三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侯王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原本桓公作威公因避欽宗之諱今改正）　蘇老泉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于亂五公

鮑叔薦管仲桓公用之

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
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
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
文有制斷
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
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
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
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
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

此一段是代管仲爲謀文章最高處既攻擊管仲須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爲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鼂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

文公之臣謂狐偃趙衰先軫陽處父

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之子之虐不如孝公桓公之子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

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
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
此事見管子
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
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
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
先得此二事爲證然
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
後立議論
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
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

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此一段如論之目頭

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泉

高祖論

蘇老泉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强（上聲）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

人讀漢書然安劉氏必勃可令爲太尉二句只說高帝知勃厚重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老泉學識未易及也
此一段如論之原題
又揣摩高帝不去呂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

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氏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氏既不

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光逐節出新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

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于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方亞父嚇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傑諸

此一段爲論之講題

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于此者矣夫高帝之視
呂后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于
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于殺人高帝以
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
死于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
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于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
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
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

此一段如論之結尾

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卽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氏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苦作文非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卽中軍斬樊噲一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爲太尉一事如

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爲惠帝計斬樊噲
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

春秋論　蘇老泉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

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

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二難）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一篇主意正在此）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

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

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
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三解）與之也然則假
天子之權（四難）宜如何曰如（四解）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
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五難）與齊晉何也齊桓晉
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
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
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
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又生一段議論）此其所以不與齊晉

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
此一段直是論得痛快感動人
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
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
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
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恆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
五解
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
子之意續經而書孔邱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

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邱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

結尾　謂呂氏春秋吳越春秋

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

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范增論　　蘇東坡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

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爲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後陰使人弑義帝江中

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于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

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

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于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

結尾不貶盡范增反許之爲人傑正如韓文公爭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

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記此一篇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論必驚世絕俗此論最好處在

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
與鼂錯論竝觀

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
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
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
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
之說如弈棊然敗棊有勝著勝棊有敗著得失在
一著之閒棊師旁觀必能覆棊歷說勝者亦可敗

敗者亦可勝。乃爲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長于作論

鼂錯論

蘇東坡

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此如破題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于不可救起

此如破承

而強爲之則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
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

暗說鼂錯削七國事○暗

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閒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

說景○帝時暗說削七國○暗說

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

七國反○暗說鼂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

有辭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

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此袁盎所以進斬鼂錯之說

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竝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

景帝之怒錯錯之受禍果是因此非假設之辭

此一段判斷鼂錯之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必心服

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判斷古今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奕棊然雖敗局未嘗無勝

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意在此）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于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

勢雖勝局未嘗無敗勢
善奕者能知之

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
論

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閒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于世故明于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

文章之工也。

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

當看漢書張良傳知此本末

留侯論

蘇東坡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音促）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法）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

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鎚重百斤以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

此是老父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結履

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

兩刺客

而特出于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老

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怒爲一段事老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强不能忍之氣使之能容忍

人所爲深情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

暗說圯上相遇

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
帝能忍所以得天下此
一段議論尤高

之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暗說取履事）
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
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
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
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
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强（引證）
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
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

呼此其所以爲子房與
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唯年少氣剛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鎚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上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以折其不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于上郡始皇東遊會稽竝（蒲浪反）海走（音奏）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衆威震北方扶蘇監

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閒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良善豈可望

一二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沈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

形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可謂盡矣

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

答前二段問

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

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此作論妙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場屋程文論當以此爲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

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
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
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于（皆至人之言）
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
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
欲反者哉計出于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
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答前段設問）
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于蒙毅之去左右、而在于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爲戒。一說李斯趙高敢于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于斯高之亂、而在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當以爲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于殺。其禍反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

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

句有氣力

此是眉頭

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
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
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
蓋亦出于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
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
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于純爲夷狄
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
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于後世有過

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于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于齊晉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此是原題）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于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

而戎爲可會是獨何與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于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

此是講題

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
而流入于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
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當暗記始知其巧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

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顏淵嘿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一篇主意在此二段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于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

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

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于絕滅而不可攷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此三句斷李斯之罪可見李斯之罪大）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于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

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李斯學其學無忌憚有甚于荀卿者

文章軌範卷之三

V. 2

謝疊山先生文章軌範卷四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强以淸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于天下

原道　　韓文公

五字句　七字句　八字句　十字句　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

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

此一節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

成○文

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

○此所以謂之虛○位

當看莊子○

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

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

○此語出老莊之○

書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

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三字句○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

四字句○　十字句○

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云

孟子說歸楊歸儒今變歸字爲入文公去陳言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字變化入於楊墨佛老者必出於聖人之學主异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奴附异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汙

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擧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而訊其末惟

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於人非佛老可及

此一段連下十七箇爲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

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

此數句送文暢敘同意可併看

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

文勢有頓挫

頓挫

第一句四字

第二句十字

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

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第一句七字

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

第二句七字

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第三句二字此是章法

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而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

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飮而饑食其事雖
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
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
者曰曷不爲飮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援大學之言）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極論佛老之禍天下）
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

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好句法）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好句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一轉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此一句長）

連下九箇其字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爲之字相應此是章法

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此章法也

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灘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

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二句又長）其爲道（此二句）易明（合二句爲一句）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字法）廟焉而人鬼享（字法）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文有收拾有關鎖）非嚮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此兩句）軻之死

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其說本於此

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

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絕○妙○　○文有頓挫○

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

○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斡轉如何○

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

○收拾結得○　○句法○　○句法○　○此是句法○

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

此一句出禮運

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此以下文有氣力有光燄

與孟簡尚書書　韓文公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此傳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奪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自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

此一段說佛必不能禍
守道之人理強辭直有
氣力有光燄

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策可效可師仰不愧天
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
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
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非守道君
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
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
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

此一段先鋪張楊墨爲禍於天下甚大可見孟子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

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阬殺

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
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
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
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
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
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
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
此四句似抑而貶之
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
此二句又揚而張

只此一句發明孟子之功何必多言文勢如力重九鼎亦從論語孟子說管仲變化來

此一段發明孟子闢楊墨之功有抑揚有翕張

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爲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己對說文勢抑揚輕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自許其

之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此四句又抑而貶之）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以下說此時有釋老之害）漢氏以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乎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

功過於孟子

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

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

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

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許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褒孟子初只兩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

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語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獎法

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八字的當王倫出身本末見王倫賣國之由

上高宗封事

胡澹庵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至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

好句法　好句法

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

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

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閒關海道危如纍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

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
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
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
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
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
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
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很愎已自可見而乃
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己而令

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
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
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袵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
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
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
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
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
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

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眞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

○奏議此爲第一○

一篇之骨在開首一句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占得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于其心出于其言見于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于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

第三句如此變化始有力

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于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衞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

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衞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于地下矣（此一段有力）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沈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此是說文公）（此一段筆力尤高）寒困窮之不勝而號于人嗚呼使吾誠死于饑寒困

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死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

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傳于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于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

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
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
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
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
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
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
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
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

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
（有收拾有關鎖）
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
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
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
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士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
于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
（責字有照應有關鎖）
事也執事責也于洵何有哉

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爲褒文公大過似孔子廟記

起得健接亦不弱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

褒文公不出此幾句

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句法好）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是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

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
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
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
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
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

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
廟不是淫祠

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

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
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
黎伯故牓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
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

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起不立冒

日月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于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

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

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

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

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援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于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此之時豈無急于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

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

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

有收拾學韓文

洛士大夫之惑則甚幸甚幸

當與韓文公諍臣論竝觀

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沈馨

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

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彩獨上范司諫書朋黨

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燄長少年熟讀可以

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論。者林命雜因論。氣力健。迷復長少年。議詩可以

不甚讀書圖不成。汶金講未上。造可書喻讀

不如韓文公之言詩。深可言可讀書人東

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由然讀韓愈敘合講治論

當與韓文公論詩為職。

皆士大夫之談詩。良甚辛。

第一段先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
第二段先說解惑不可無師
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卽師之所存
第四段慨歎後世師道不傳人如何無疑惑
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人也遠矣猶且從師故聖者益聖今之衆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

謝疊山先生文章軌範卷五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　韓文公

第一段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

第二段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

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係乎從師不從師而已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
第六段說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恥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爲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爲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此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

解矣○第三段○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四段嗟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第五段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古之人○今之人）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第六段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子

解或不焉與大遺相貫此是文公弄巧作文第七段說巫醫藥師百工之人不恥從師士大夫之族以弟子從之則爲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師位卑則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第八段慨歎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恥於從師是智不及巫醫藥師百工之人矣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

此是於其身也則恥師焉

第七段

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

第八段

道其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

第九段

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與聖人無常師萇宏師襄

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學於萇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於郯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可見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耑攻者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爲恥況衆人乎
第十段收歸弟子李氏子從學之意作師說之因

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
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第十段）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請學于余余嘉
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
開明也

首句言麟之爲靈物甚分明

史記老子傳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不可知韓文公正是學史記老子傳句法韓文公以蹈襲前言剽竊陳編爲恥變化句法便成新奇

雖然一轉謂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麒麟在郊藪麟之出必有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麟乃爲

獲麟解

韓文公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三字句。四字句。九字句此是章法。亦皆知爲王者之祥瑞。言王者之祥瑞）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王者有道則出不常見於天下）畜于家不常有于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惟麟不常出吾亦不知其爲麟有麟而人）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不知其爲麟則其人謂之不祥亦宜）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

聖人而出非無故而出也○聖人如孔子必能知麟有聖人知之可見麟之果不爲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

收結謂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此一段

又高麟乃仁獸爲四靈之一麟之所以爲麟以其

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有德不必論其形之不類

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麟仁獸麕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不踐生草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爲四靈之一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爲靈物雖婦人小子皆知其

爲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知其爲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旣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爲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旣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爲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其爲仁獸爲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

雜說上　韓文公

喻聖君　喻賢臣　聖、君、任、賢、臣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于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

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可以成天下大功○

雲固弗靈於龍也謂聖君以官爵祿位與賢臣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茫洋至陵谷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變而通神神而明有許多勳業雲亦靈怪矣哉謂賢臣之功業亦非常賢臣之才固亦奇特矣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謂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功業又謂賢臣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爲賢若龍至靈也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臣之所能使之爲聖也然龍至靈矣謂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然而聖君不得賢臣無以轉賢於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聖德不光明也失其所憑

依信不可與謂爲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耳目失其所憑失其所依信不可與

異哉至爲也謂異哉聖君之所憑依者賢臣賢臣所爲之事業卽聖君之所自爲也

易曰雲從龍謂賢臣必從聖君旣曰龍雲從之矣旣曰聖君必有賢臣出而輔佐之○旣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所謂英雄豪傑常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駢頭而死者多也高才居下位不知其為異才

一句三字二句三字三句五字此是章法

祿不重位不尊雖異材亦難展布也祿位不足以展布反不如常材

雜說下

韓文公

知人者　異材　異材　知人者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異材

有故雖有名馬祇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

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

食馬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此三句卽孟子所謂弗與共天位

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

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非王公尊賢也

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

謂天下無異材其眞無材耶其上之人不識人耶

呼其眞無馬耶。其眞不識馬耶。

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才斯可以展布

世有伯樂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駟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然後有千里馬謂有賢宰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爲之用不以千里稱也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君庸相之朝沈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謂才之異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展布其才

食馬至**食也**謂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爲异材而加禮
養○謂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辨大
事成大功而不以**安求其能千里也**謂英雄豪傑
尊位重祿養之也雖有立大事
成大功之才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
展布且欲與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辦大
事成大**其眞不識馬耶**謂任使之不以其道爵祿
功哉之不能盡其才諫不行言
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爲宰相者推用其能之爲
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其眞無英
雄豪傑耶宰相其眞
不識英雄豪傑耶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起句緊切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

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于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應前關鎖

與發端相應

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關鎖緊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送董邵南序　　韓文公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董生豪傑也燕趙之士意氣相投
于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一本作行乎哉　董生豪傑不遇時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
又恐今日之燕趙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
非昔日之燕趙　燕趙尚有豪傑
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耶以吾子之行卜
樂毅
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
此亦感慨悲歌之意
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

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結句瀟灑慷慨◎

阮陶二公皆嗜酒好醉又與醉鄉親切

從醉鄉引得陶阮二人嗜酒者作證

合王阮陶三人故添一徒字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于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于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破醉鄉）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張者張大誇耀之意

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于其行姑與之飲酒

不脫醉鄉字

王含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見其巧　此序

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論。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爲法

荅李秀才書　韓文公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友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句法）
其中狹隘不能包容于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
其所以于是知吾子非庸眾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字法）
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
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章法）
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

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文有情思于吾元賓也有滋味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于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于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欲譏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荅。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

雖是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于其民一急于其賦可見爲刺史者賢爲觀察者不賢

惠獨厚見刺史之仁

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論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于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敗于自異爲刺史者常私于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恆急于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由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于其民觀察使不急于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

歛獨急見觀察之不仁

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頔賦歛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史與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計量而見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

末又勸許公寬其縣其議論始公平辭意始圓備

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于州猶州之于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于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爲觀察也賦歛苛急見唐書本傳韓文送許郢州崔復州二序皆譏諫之辭可

以參觀于頔爲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爲韓文作此序以諷諫于頔文有權衡有鍼艾

此一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添之庭二字句便不凡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于縣吏乎能辨于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于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

無常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收拾前二段）者將在于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言

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　此序尤涵蓄只民就窮而斂愈急下民苦之使于公聞之皆

勸于公寬賦歛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觀察使賦歛苛急則爲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

榮觀察使賦歛寬緩則爲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

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讀李翺文　　歐陽公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閒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乃翺一

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

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二轉筆力甚建

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

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于劍鋩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

謝疊山先生文章軌範卷六

小心文

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參軍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

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
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心焉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
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

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
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
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
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此是文暢）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喻儒名者）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在（喻墨名者文公取文暢止以其人喜文章）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于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

此一段最高

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句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

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卽是原道中議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爲奇特也

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閒不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久矣與禽獸何異

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于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于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

此二節是儒者之過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喜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言

柳子厚墓誌　韓文公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于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

子厚黨附王伾王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

子厚終於柳州刺史

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

此三節議論有斷制有回斡有馳驟意氣激昂光彩爍爛一節高一節文章之妙如此甯幾

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此篇係節文今依元本刊行如左

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簒位同

太子立則稱皇帝

天子退位卽稱上皇

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

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于歌頌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者誰宜爲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伏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者誰宜爲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此人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于斯乎

此篇係節文今一依元本刊行如左

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之絕句詩一首似之題烏江項羽廟云勝敗兵家不可期

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尙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好句法）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淸泥塗軒冕（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

（斡歸立祠意）

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

（復者漢泆免租賦科役也）

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

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世教非徒文也

范文正公作此記李太伯在坐閒曰公此文一出

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

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

○廉懦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風字也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稼軒

使此詔見于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于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袁州學記　李太伯　盱江

（仁宗慶歷四年）皇帝二十有二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仁宗至和元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

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高古

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

此等文章關係世教萬世不磨滅

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

一句結有必筆力

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本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燄超然不羣其立論

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
也葉水心云爲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
知者道
袁州學記李太伯文河東柳淇書京兆章友直篆
稱爲三絕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侯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閒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坵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

有此文章方可傳不然
虛浮詞語雖工何可傳

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謂園圃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能爲

此文。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

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還鄉憂讒
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
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
靜影沈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
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乎予嘗
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謝疊山先生文章軌範卷七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

可與莊子並驅爭先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

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于劍鋩豈所寳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跪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嘗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于陳蔡之閒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荅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又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

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于諸公之間來

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

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三槐堂記 學史記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

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祐）顯于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魏國文正公（旦）相眞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

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
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
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
將復興王氏也與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
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
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
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

之子肇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謀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表忠觀碑　學史記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抃趙)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以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蠭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

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

入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睢如神人玉帶裘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

陽歸然新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
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潘子眞云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置坐隅葉志
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
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
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
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
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

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贍若此也直須

與子長馳驅上下坐客相從而費之公曰畢竟似

子長何諦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

表也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于時也亦然擇其善

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
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
于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
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假于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
載于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
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

以荀卿儕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未見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安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處

乎其末也莊周以荒唐之辭鳴于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于古然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

上四句一樣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勢便庸腐

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此六字包括多）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此二句占地步）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

序因送東野作結歸東野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嗚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懈怠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與天宇合而爲一始知此賦之妙
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曰擊逆水而上曰泝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學竪文羽化而登仙。于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此一段設爲客之言曹操之詩見文選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譏蜀先王之奔走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愬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有感慨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

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有感慨）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于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說水）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食如食邑之食言享也

上之淸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殽核旣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旣白

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爲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後赤壁賦　學莊子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于是攜酒與魚。復遊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

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盤焉囷囷焉蠭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

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夫一人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于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于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于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于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

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此一節說盤谷大體

此一節形容得志富貴之人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此一節形容隱居退遁之人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去聲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入聲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是一格式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之不遇于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承上接下不斷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儌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

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歸去來辭　　陶靖節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懽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憇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

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按宋史元呂師夔徇江東先生迎戰敗績棄家變姓名奔於建陽之唐石山至元甲申歲詔有忠于事者悉宥之不比魯仲連不願爲秦民曰游者無所事事也

御聘書　圈批依林西仲　謝枋得

（提兩個不仕是一篇主腦）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藜含糲於大元之名地乎（非薇芝可比　非西山商山可比）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四句跟游民二字來本）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言無定名不與人較論）

用莊子大宗師篇語

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
（終○其身惟如此而已昧○于大義而前○往）
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
（懋上○屢赦　○自愧非）
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
（義無以施其○面目）
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在
（○言○死○不○忘○宋○）
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感恩戴德天寶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
（○合義不合義之○別）
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
（言所以不速死之故○）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